蒋梦麟的凄凉晚景(1)

◆ 岳南

蒋梦麟(1886-1964)，浙江余姚人，1917年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哲学博士毕业。1927年至1930年任国立第三中山大学、浙江大学、国立浙江大学校长。历任上海商务印书馆编辑，北京大学代理校长、校长等职。

1962年2月和5月，中国学术界灿烂星河中的两颗巨星——胡适与梅贻琦，相继在台北陨落。而与胡、梅二人共事多年且互为知交、被誉为留美“三老博士”之一的蒋梦麟，无论是参加胡适的吊唁还是为梅贻琦书写墓碑碑文，皆是百感交集，别有一番刺骨锥心的哀戚在心头，尤其是对胡适。

人生大幕谢落之前的风光

抗战胜利后，由于蒋梦麟自己想辞去北大校长一职，进入政府权力中枢，成就一番升官发财的美梦，遂有胡适主掌北京大学的机会。

蒋梦麟辞却北京大学校长，跟着“世人皆曰杀”的皇亲国戚、国民政府行政院院长宋子文鞍前马后跑了一阵龙套，额头上的汗珠尚未擦干，便随着1947年3月宋子文的轰然倒台而摔于阴沟中，所谓树倒猢狲散，想不到已是六十二岁高龄的蒋梦麟又亲自品尝了猢狲四散后的尴尬与辛酸。红极一时的行政院秘书长官帽没有了，好在还有几个如中央监察委员、国府委员、行政院善后事业保管委员会委员等官帽还戴在头上。蒋梦麟依仗这几顶风雨飘摇的纸糊高帽于长吁短叹中熬过了1948年夏天，终于又遇到了人生中最后一次转机，有幸成为权倾一时的农复会掌门人。

蒋梦麟出掌农复会主任之后，原来有些弯曲变形的瘦弱骨架再度挺了起来，低垂的头颅也重新仰起，老羊皮袄一样厚重的眼皮随之轻捷地上下开合，浑浊的眼球渐渐明亮起来并发着咄咄逼人的光，从脚到头地看上去，人确是精神了不少。只是这个农复会生不逢时，刚一坠地就遇到了兵荒马乱的岁月，通货(金圆券)膨胀，民不聊生，国共内战一天紧似一天，而北方渐为共产党毛泽东的部队占领，蒋梦麟只好率一班人马在湘、桂、粤、滇、闽、黔、蜀等省区推动工作。

农复会在大陆工作短暂的一年间，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农村社会的矛盾，使农民得到某些实惠。惜因国共内战越打越烈，农复会的工作成就淹没在硝烟炮火中没有得到突显，尤其当时纸币已完全失信于民众，农复会的经费、薪饷都使用金条、银元等硬通货，需动用飞机来回搬运，这就为计划实施带来很大不便与阻力，有时钱还未拨到，该地已成为共产党的天下，农复会人员只好随慌乱的人群老鼠一样潜逃出境。

随着国民党军的崩溃和国共军事实力逆转，农复会随国民政府自南京撤往广州。此时，共产党的军队势如破竹，兵锋所至，所向无敌，国民党军队望风披靡。蒋梦麟眼望共产党军队潮水一样向西南之地涌来，便率一班亲信飞往台湾，除了解农业行情外，主要向主持当地军政事务的陈诚探询是否有推进土地改革的意向。并不糊涂的陈诚自是不会让一个肩上背着几袋子沉甸甸美金的老汉轻易离去，于是满口承诺，主客皆大欢喜。1949年9月，蒋梦麟率农复会部分亲信人员扛着美钞正式把总部迁往台北。

蒋梦麟率部分人员在台湾甫一落脚，就传来北部地区发生牛瘟并迅速向整个台岛蔓延的凶讯。蒋梦麟便率农复会成员查明原因，着手治理。经过两个多月的艰苦努力，到1950年1月，终于将牛瘟封杀于台北平原的出口——龟山通道，一场惊心动魄的牛瘟捕灭战就此完结。这是农复会到台湾后为当地农业复兴建立的头功，仅此一役，就令全台民众刮目相看。

新的一年到来了，农复会在台湾稍事安顿即有序地展开了工作，经过多年苦干，土地改革成功，迎来了五六十年代台湾农业与农村的复兴，释出土地转而投资工业，又进一步促进了60年代中期之后工业的快速发展，直至迎来了台岛列为“亚洲四小龙”的经济全面腾飞时代。农复会还有一功劳，国民党政府败退台湾初期，财政极其困难，军政工教人员的薪水难以按时发放，生活更是困苦不堪，许多过去有钱有势的人家都不得不以稀饭和青菜充饥，直到胡适从美国回台出任研究院院长时，艰苦的生活状况仍未有大的改观，年迈的胡适也一样靠喝稀饭充饥。因而，台湾当局无力拿出钱财像过去一样搞公费留学，作为教育家的蒋梦麟一到台湾，有鉴于各方面急需人才，便利用农复会的美援款项，协助当局选拔人才公费出国留学。从1950年录取第一批人到1995年终止，由农复会出资留学成才的不计其数，李登辉就是其中最大的受益者和知名者，可惜此人后来沦为民族败类。

农复会在台岛搞得红红火火，得到了上自蒋介石，下到普通民众，特别是得到实惠的农民兄弟的赞许。在阵阵赞誉声中，蒋梦麟于1958年兼任石门水库建设委员会主任委员，从而使他晚年的权力达到了顶峰。

遭遇晚年悲剧的主角——徐贤乐

兼任石门水库建设委员会主任之后，随着工地陆续开工，蒋梦麟每个星期总有两三天要在石门水库现场办公，晚上不能返回台北，就住在库区建设工地的宿舍里。也就在这个节骨眼上，对蒋家人员来说一件大事发生了，蒋梦麟的夫人陶曾穀撒手归天。

陶曾穀在病榻上与死神较劲争斗时，有一位四十多岁的官太太，亦即陶的一位表亲经常到床前照料，二人感情甚笃，无话不谈。当陶曾穀自知不久于人世的前夜，她借回光返照的短暂清醒之机，拉着这位表亲太太的手说了如下一段话：“孟邻(蒋梦麟的字)的身体很好，而且太重情感，我死了以后，他一定会受不住的，而且，我不忍心他受长期的寂寞。所以，我希望你能够帮他找一个合适的对象，陪伴他……”陶说这话的时候，眼中含着泪水，一直凝视着这位表亲久久不愿松手，这位太太自是满口答应。

陶曾穀撒下丈夫与孩子独自远去，亲属好友为之悲痛涕泣，那位受托的太太始终没有忘记陶氏的临终遗言，开始替蒋梦麟提亲说媒，但一年下来，所物色的十几个女角，其姓名都被蒋梦麟偷偷用红笔勾掉扔到了垃圾筐。到1960年秋，终于觅到一个令蒋梦麟满意的美人，此人便是蒋梦麟晚年悲剧的主角——徐贤乐。

那位媒婆立即安排二人在台北著名的圆山饭店相见。接到电话后从石门水库一路驱车狂奔、满面风尘赶到现场的蒋梦麟在华灯闪烁中一见徐氏，如睹天人，伸出的舌头久久不能缩回，惊喜慌乱中竟差点跌倒在地。

徐贤乐乃江苏无锡人，1908年出生，曾祖父徐寿是晚清著名的化学家、实业家、造船工程师；祖父徐建寅十八岁时协助父亲研制蒸汽机和火轮船，后来又研发制成无烟火药，最后在制作火药时发生爆炸，不幸遇难；父亲徐家保，曾在张之洞督两湖时期受聘为湖北两湖书院、经心书院的总教习、教习，江汉书院提调(兼课天文、地理、兵法、算学)，民国初年任广东石井机器局总办，北洋政府陆军部技士等职。徐家保生五子四女，徐贤乐是徐家幺女，人聪明漂亮，备受宠爱。徐在上海光华大学读书时被师生称为“校花”，大学毕业后曾到重庆国民政府外交部工作过一阵子，由是被称为“部花”，抗战后期经孔祥熙介绍到中央信托局任专员，摇身又变成了“局花”和“专花”。正是这一串“花”的光环，追求者如同暗夜的萤火虫纷纷扑撞而来，但徐贤乐不以对方身材长短和相貌来交往，而是以口袋里的钱财是否响亮、钱包是否饱满来衡量，结果可想而知。最后，徐贤乐挑选了年近五十岁的杨杰将军嫁了过去。因这场婚姻是以财势为追求的终极目标，结果是结婚7个月就宣布离婚。

唐云传

郑重

28.八壶之旅(二)

提起八壶精舍中的第五把曼生壶，唐云总是说：“这要感谢胡若思。”胡若思是大风堂的门人，山水画家。有一次，胡若思到了苏州，在旧货商店看到这把壶，就自作主张地给唐云买了回来。唐云一看，原来是一把“匏壶”，是曼生壶中不多见的一种造型。那壶铭简洁古朴明了：“饮之吉匏瓜无匹。”后来，唐云得到这把壶的拓本，才知道这把壶原为清代大收藏家吴大澂的藏品。吴大澂是唐云的好友吴湖帆的祖父。这把壶应该是吴家的传世之宝，不知为什么却流落到市井，唐云感到不可理解。

唐云的一位朋友魏仰之，是位书画爱好者，收藏古今书画颇富。他在广东工作时，专程去北京，陪唐云去什刹海古玩市场。他也想借助唐云的眼力，在古玩市场上买几件东西。这次，魏仰之什么也没有买到，唐云却又买到一把“曼生壶”。这是一把“提梁壶”，壶的把柄造型很别致。那壶铭是：“煮白石，泛绿云，一瓢细酌邀桐君。”只花了五十元钱，唐云就把此壶买到了手。“茶壶你买它干啥？”魏仰之说。“各人有各人的欢喜。字画你买它干啥？不也是为了满足欢喜欲吗？”唐云说罢，两人哈哈大笑起来。

八壶精舍的第七把曼生壶，是新金陵八家的亚明送给唐云的。1979年，唐云去南京参加中国画的评选工作，和亚明相遇。酒余饭后，他们在一起聊天，说的都是家务琐事。亚明说他家有一把茶壶，是用来装酱油的，壶嘴被堵住了，烧菜急用酱油时，偏偏倒不出来，用铁丝也无法搞通。“你拿来我看看，能不能给你把它弄通。”唐云说。“你怎么会捅茶壶嘴呀？”亚明感到唐云对此事有些不自量力。“你拿来我看看嘛。”唐云说。唐云到底能不能把壶嘴捅通，亚明不去管它，隔了一天，他果然把那把装酱油的紫砂茶壶拿来了。亚明看到唐云把沾满酱油的茶壶在手中把玩，有点爱不释手的样子，根本不再谈捅茶壶嘴的事情，感到有些不解。“这东西很好，你留着玩吧。”唐云说。茶壶没有通，亚明又把它带回家中扔在一角。过了几年，唐云和亚明去山东，参加全国美协会议。两人的房间对门，不开会就在一起谈天。这时唐云又想到亚明家中放酱油的那把茶壶，就问道：“你那把放酱油的茶壶还在吧？”“你欢喜？”自己能有一件东西使唐云念念不忘，亚明自然很高兴。“我欢喜，那是一把曼生壶。”唐云说。“既然是老药欢喜，不管是什么壶，我都送给你。”亚明说。他们人在山东，壶在南京。过了一年，唐云又有南京之行。刚刚到宾馆住下，他就打电话给亚明：“你那把茶壶肯定送给我吗？”“肯定，肯定。”亚明说。“我现在就去拿。”唐云有些急不可待。“把它洗洗干净，我给你送去。”亚明说。过了一天，亚明果然把茶壶送来了。唐云自是非常欢喜，把玩不尽，说：“我无以为报啊。”“你客气啥。”亚明说。接着，亚明和唐云一起去了扬州。亚明看到唐云对这把壶时时抚玩，就问道：“你怎么这样欢喜它？”

唐云把壶捧在手中，说：“你看，壶底有‘阿曼陀室’的印记，壶铭更妙……”亚明接过壶一看，只见壶铭曰：“笠荫暍，茶去渴，是二是一，我佛无说。”唐云指着壶铭说：“你看这壶铭的句子多好，是二是一，很有禅机，因为有禅机，使人产生许多想象力，你问佛，佛不说，只好自己参破，茶叶和茶壶是连串着的。宋朝有个和尚说‘吃茶去’含义很深，一边吃茶，一边参禅。禅定吃茶，可以安定思想。笠荫暍，茶去渴，说到底是一样东西，还是两样东西，我佛无说，让你自己去体验。”

最后要谈的就是那把井栏壶了。顾名思义，这把壶的造型像一个井栏。改革开放之后，人的赏玩情趣得到某些自由。所以，这把壶没有费多大气力，唐云就从上海文物商店把它买来。买东西的人，总是希望价钱便宜些，可是这把壶便宜得使唐云心中有些惶惶不安，他带着惋惜的心情在想：像这样好的壶，居然不标高价，中国的文物也太不值钱了，这是因为不懂，还是不尊重传统文化的价值？这把井栏壶的壶铭为：“汲井匪深，挈瓶匪小，式饮庶几，永以为好。”

生死对决

——温哥华的中国富豪

柯兆龙

13.你们对此事有什么看法

“那就好，你是经侦队长，我相信你知道应该怎样处理好这样的事情，对吗？”梁局长的口气听上去很温和，实际很锐利。“我，我知道了，我会，会抓紧处理。”关锋唯唯诺诺地回答。“记住，办案时不是不允许一点不能出错，但我们不能去做明显是错误的事情，知道吗？”梁局长说话的方式像是一个长者对年轻人的教诲。“是，局长，明白了。”关锋听出了局长话中的责备之声。

当日下午，关锋决定立刻召集一次经侦总队全体人员会议。队员们被突然召集到一起，都有些困惑不解。关锋拿出了方国良的律师函一字一句读了一遍，然后对大家说道：“这封律师函，是上午梁局长找我过去亲手交给我的。他希望我们经侦总队认真对待此事。如果律师函所说的内容属实，就必须尽快了结顾斌的案子。”

会议室里浮起一片嗡嗡的议论声。隔了几分钟，等大家渐渐安静下来后，关锋对参与顾斌案的几个专案组人员问道：“对方律师前一阵交上来的有关顾斌无罪的证据材料，核实过了吗？”“已经核实过了，材料本身没有什么问题。”有一个队员答道。“那么，你们对此事有什么看法？”关锋追问。

顾斌专案组的几个人互相看看，有人低头不语，有人面露难色。还是刚才发言的那个队员表示说：“既然材料属实，顾斌就有可能是被诬陷的。”

“不是有可能，而是肯定被诬陷了。”坐在会议桌一头的周警官此时声音响亮地插言进来：“我们办案，最看重的是证据，现在白纸黑字的证据一份份放在我们眼前，我们有什么理由还疑神疑鬼？”“是啊，如果方律师提供的证据不确凿，他就不至于再发律师函给梁局长吧？”一名外组的人发表看法，马上得到另外几个人的附和。“这件事，弄得人家方律师到新局长那里告状，我们经侦总队多没面子啊。”周警官气恼地大声说道：“如果我们还不尽快把这事处理好，到时候人家再往上一级去告我们，不就更被动啦？”“是啊，是啊。”好几个人异口同声附和。

“大家静一静，”关锋清了清嗓音说：“如果方律师的证据材料足以证明顾斌是无罪的，我们把他拘禁了那么长的时间就是明显不妥当了，今天我找大家一起来讨论一下，我们要不要立即释放顾斌。”关锋说着扫视了大家一圈。

“既然顾斌无罪，当然应该释放啦。”有人表态说。“那好，既然如此，我想请大家就这件事一起来投票做个决定吧。”关锋边说，边抬眼环视在座的所有人：“认为顾斌无罪，应该立即释放的……”

话刚说到一半，猛听得“咚”的一声，会议室的门被谁用力推开了，门撞到墙上，发出闷闷的声响。关锋闻声朝门口一望，脸色骤变。

快步冲进来的是徐副局长，一个略显肥胖的矮个子，五十多岁，他一进门，就气急败坏地扯开嗓子喊道：“关锋，葛局长临走时怎么叮嘱你的，嗯？你都忘得干干净净了吗？”

“这……”关锋这一惊非同小可，一时竟不知所措。徐副局长突然从天而降，令他惊愕之余困惑万分。这个会议，是他起念临时召集的，开会前谁也不知道他要说的内容，怎么徐副局长这么快就得到消息了呢？由于事出突然，关锋脑子里一片空白。

会场里一片鸦雀无声，大家面面相觑，不知徐副局长为什么忽然怒气冲冲闯进会场来，而且发那么大的火。这位徐副局长平日里很少光顾经侦总队的啊。

“徐副局长，这不干关队长的事。”周警官站起身打破沉默。每逢这种情形，当许多人在上级面前战战兢兢时，周警官往往会显出胆识过人的镇静。他朝前几步，来到咄咄逼人的徐副局长面前说：“我们关队长只是在执行局长的指示。”

“局长？哪个局长？”徐副局长依旧怒气不减。“我们局里还有几个局长？当然是梁局长啦。”周警官似笑非笑地顶了一句。

“梁局长？”徐副局长闻言顿时发愣，“你的话是真的？”“我吃了豹子胆啦，敢当面骗你徐局？”“他刚来不久，怎么会知道顾斌的案子？”徐副局长依旧将信将疑。

“那就得请徐副局长自己去问啦。”周警官说，“我们也不明白啊。”